

浅

程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

史記列傳

遷本意取高讓不受禮樂者為列傳首是也然許由
卞隨務光空寓言無事寔學者所共知遷為是故以
六藝正百家之妄正于所不必正一也按冉有問于
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
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
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
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

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斯之謂歟論伯夷叔齊之事無大于此者矣以子臧季札考之未嘗有所怨則夷齊何怨焉謂夷齊為怨者傳遠而說訛爾遷孔子之言謂夷齊之非怨而又以妄大之說疑伯夷之不能不怨既正于其所不必正又以所不必正者害其所正二也且負芻吳光皆弑君竊國子臧季札尚不耻立于朝蓋其待之如糠粃外物不實非是于心乃讓國之常節况武王周公以至仁大義滅商夷齊奚為怨之此特浮淺之詞而遷信之何哉孔子謂餓于首陽

者言其甘于貧賤而難之也遷遂以為不食死對心而不知命豈仁人之意乎三也盜跖不軌之人何足与伯齊顏子較賢否聖賢之所未為者天之所不能遷雖重輕清濁各有所在而寔理蓋未知之四也又遷所謂名者顏子因孔子而彰則固信矣若夷齊則在孔子之前五六百年孔子所敬者故曰民到于今稱之是不待孔子而後彰也稽古道續先民聖人之職當然也豈以是為輕重于其間哉遷雖定一尊于孔氏乃其陋若此者非所以為尊五也予觀孟子論伯夷最為精義然猶推愚之心有近隘之非所

謂得仁求志也必以孔子為正

遷載管仲稱鮑叔事甚鄙不可示後世子思所謂信乎友獲乎上者豈若是哉論卑而易行此漢初之而非春秋時語也俗之所欲否未必是因而予奪未必合福未必合禍敗未必能功如此等議論無當于治乃蠹術浮說誤後學不可不慎審且管仲不能盡由禮故孔子以三歸具官及玷樹塞門明之遂謂其富擬公室亦非也序老子頗似鬼物隱見不常而其子孫乃有名數至漢可考何也其所著書其在雖不合于聖人要皆有指歸可見所謂虛浮因應變化無

為稱微妙難識亦未然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然則說何難之有自春秋末漸有要說之術而盛行于戰國故孟子曰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藐然其終曰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是說在藐而不在畏也韓非剝削儒墨以售其殘民惑國之學而其中弱自畏如此說未行而身已隳裂可悲也夫

左氏前後載齊事甚詳使有穰苴暴起立功不應遺落也况伐阿鄆侵河上皆景公所時無夫司馬亦

非齊官遷故稱田乞豹由此怨高國若不考信于左
氏者蓋作書之人夸其詞而遷信之耳

信如遷所稱吳起能以吮疽使士而不以險守西河
然則行之于楚安得以刻暴少思忘其軀蓋要在疆
兵而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戰國腹心之疾也雖欲治
國家保民人終不可得而相隨以止起以是相楚其
所交貴戚大臣怨惡者衆矣一日君死而難作耳

白公如不自立馬君功謀亦不可勝道未知功謀何
所能至仲尼弟子列傳以論語左氏次之不至甚謬
至子貢稍欲見其一二遷為辨士所援引浮鄙淫誕

殆不可洗濯而遷亦載之何也古文与俗說並不立
然遷意所善不能盡去也

商鞅变法大事也遷不加疏別淺深無次而學者以
考之不詳所謂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者此变
法之本意也古者為比閭族党使民相保相愛相和
親有罪奇相衰及是連坐而非屬民者不相收司也
孟子教治滕則曰死徙無出鄉、田同井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蓋治小國合散民以親睦為
先雖有罪奇衰亦未暇相及也先王以公天下之法
使民私其私商鞅以私一國之法使民公其公此其

所異也不造奸者与腰斬告奸者与斬敵首同賞匿
奸者与降敵同罰此因事積習致然盖有受是賞罰
者若遽立為一成之法以齊秦俗則民之叛秦不待
勝廣矣不分異者漸以倍賦法偏奪之先王之法雖
防民情如成訟勿讐避讐今民情有所出入葉公曰
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党之
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今雖
使民一切不得私鬪相蔽隱直情徑達以奉公上又
事末利及怠而貧者先王雖有里布屋粟之罰而閭
民轉移執事不舉而收孥之也其設法抑民輕重曲

折事不一端而遷之所載謂直若酒之鴆藥烏喙疾
之寒熱七首之濡縷立死者亦未然也至如集卜鄉
為縣開井邑為阡陌之類則固可遽行矣盖其禁民
巧察民專沉鷲果敢一施于下上而使其便于國故
雖殺其身卒不能廢其法數百年而禁制成秦已亡
而犹不可變凡行于後世增損厚薄微有不同大抵
皆鞅之遺術也何獨彼之非乎

以孟子荀卿冠之諸子之雜于天體不差而有可憾
者不知言利之為是而未知所以不言之意且于駟
行分数終為多耳人言武王仁義伯夷不食周粟天

下惟一理武王果仁義則伯夷何名死之蓋傳者妄也後世謂孔孟絕學秦漢以後無人可利亦非虛耳馮驩事與戰國策馮諼稍殊史記蓋別有所本其義為勝也如魏無忌不幸而立于頽俗與諸公子同有致仕之名輕去宗國不重千乘而為節俠之雄惜哉不然以其精識實得天下士于屠沽鄙賤之中雖商周之先民何以尚茲

余謂樂毅之詞變化而能知本流而不失正故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遺臣之上雖不得于今君而無子胥商鞅之慘君子將有取焉若夫蒯通主父偃

廢書而泣何為于此遷豈謂二人之好惡亦足以重輕其間乎殆毅書因是而傳耳藺相如持璧睨柱進抵秦王當是時是習氣之所激有志者皆能自奪也庸人所難君子所易雖非必易而義不得止也若無君子所易則庸人固難之故稱病讓頗亦相如之所優為遷論未盡因著之

樂毅雖已破齊而未能定齊伐以騎劫燕之敗形已具田單出萬死急計僥倖而勝理勢固然謂之能以止為存可以奇正還相生非所以施之于此學者當細考

文景時天下已定取士有法可以求志反本修飭隱約以待上用矣而鄒陽之徒猶抱張之空意祖談談容之餘說波蕩客游雜襲諛諂汙賤之間以罹困辱所謂不貴其身而訕其德者與董仲舒楊雄異矣楚為霸強數百餘年前後君臣未嘗失計至懷王愚而信諂暗而自用空墮張儀之計為諸侯笑秦楚雌雄既分天下之勢始有所歸而楚遂以亡此其國之大變也若屈原之明于治亂至足以扶危定傾而疏斥不用諫爭莫行離騷之詞當為是起蓋五子作歌三仁自獻文義詳畧不同而大指可見矣遷乃以為

困于上官大夫故疾其君而作夫一身之利害少自好者不露芒及而况原乎國風小雅雖有其間取義俟者若無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則淺陋甚矣聖人何取哉遷誠貴原然不足以治之又習見賈生賦詮次失序本末顛倒後世因相沿論議至今不能明可重嘆也

呂不韋之賈不特以貨為貨而又以國為貨卒遂其欲士之有利心左右化居何止一不韋而已哀哉若遷所載范蠡為陶朱公是不以國為貨而以身為貨賢不肖雖異要不免于貨也

遷以刺客滑稽紀年豈孟子聞而知之者耶曹沫無其事專諸聶政盜也世固多此人遷所褒進似不可曉也或言荆軻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以孟子法考之則不然

按季廝傳諸侯叛秦季廝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責問季廝以肆志廣欲長享天下季廝不知所出乃以督責之術對稅民深為明吏殺人衆為忠臣而二世紀乃云季廝為劫等諫止作阿房宮省四邊戍二世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遂殺季廝時去秦亡不過年歲間君臣雖欲各肆其志何暇施行且季廝既

已阿意求容則又安能諫恐亦各有錯誤未必奉事也斯趣秦于械固不足道然五帝三王數千年之治一旦剗削無遺自神其術則當別有効驗而國与其身亦相隨以盡漢人猶謂忠而被極刑而遷又責以不与周名列也何哉

言魏豹彭越不死而虜囚無故異獨患無身耳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言季布為人奴不死欲有所用其未足故終為漢名將按管仲請囚子路以為未仁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孔子之所以與

管仲者以其一匡天下之功有大于死故也季布不
死克高祖報怨之過于義有所就若魏豹彭越徒為
身計策時伺間蓋將奪其奸雄以毒螫生民此法之
所禁義之所誅不必逆探其心許其因而惜其死也
韓信自當與張良並看漢所以得天下闔開變化皆
在其中豈惟漢蓋三代之後天下雖大徒手誦令而
以一夫智力取之皆自始至蒯通掉舌縱橫使已合
者几散尤異也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堯舜三代
及春秋時所謂利口猶未至是哉遷責韓信不學道
謙讓伐功矜能至于夷狄滅信雖不及以知此然當

受此責矣何也當天下降難與沛公先後起者各有
得鹿之心固以其力自斃無恠也獨蕭何張良與信
沛公之所須如左右手然其君臣之分當素定也若
猶欲自立則漢誰與立功是天下終不可得而定矣
信托身于高市井之度不改始則急近以不得不與
終則微幸于必不可為以黔彭所以自處者而處周
召太公之地欲不止得乎蒯通戰國權變為八十一
道太史公記有戰國策所無者豈取之于此乎而班
固不言

按鄴生陸賈叔孫通傳皆言高祖罵儒生憎儒服而

漢所共事皆武人刀筆吏無有士人獨張良非軍吏不知何服也然儒書儒服自春秋戰國時固以詬戾之矣游說法術之學行道義既絕至是陸賈始發其端如陽氣復于大冬學者蓋未可輕視之也

楊雄稱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蓋漢至中世董仲舒之流出頗見古人今未而叔孫通以利方希世為儒者所貶然豈知通于暴秦勝羽中以其所學綿蕪自為之為難也儒術賴以粗傳真叔孫通陸賈之力觀兩生所言殆亦未知者昔公劉失其稷官自竄戎狄詩人進美之與文武同詞故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

厥問言有以致之也安得以孫曾之文誦祖宗之質乎

漢文帝今張釋之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舊稱王制乃文帝時博士諸生所為及記禮者大抵多漢初時文字信乎其為高論矣文帝按秦之敝不欲有所為惜乎當時無知治明道之士而其間既已空缺數百年高則有纂古之迂卑則有循俗之陋故其事止于如此後世去文帝時雖遠然其君臣議論執礙不行處亦不過如此蓋未見有寔能通知者然則行之可否百世一理何論古今哉

現張之馮唐孟舒所論及周亞夫治兵此做成文帝時一種治体由秦漢以後未知有及也即更有賢于此數人者弼違任政之地未知當復何如周召立行孔孟知言終要有歸宿處世所講明心其粗耳扁鵲事浮稱濫引不可根據蓋為醫者寓言以神其學如黃帝伯岐之流無事寔也以術能見五臟雖不為異然必有其人而後有其事不考其寔而信于妄則遷過矣

田蚡淮夫不必論竇嬰本以節行自喜以功名自任而其處廢興之際如此可嘆也

李廣自用之兵人所不及世或以常律論固非矣然終不立大功名未知其故安在遷謂其將數困辱有由亦未然也

按帝王詩書所以號夷狄者以其無礼義忠信為相別異之稱也初不論遠近内外蓋其百官氏族皆以功德厚薄賜之其不在此數部落衆強不率上命者即為夷狄此山戎獫狁葷粥蠻荆及春秋左氏所載諸夷狄之名所以為多兩不同也皆在九州之内諸侯之間春秋以後礼義壞而為戰國文教衰而專事武事先王之道盡廢華戎無別混為一區于是九州

之內但以地勢為中夏而在九州之外者方起而為
敵國矣如匈奴東胡月氏樓煩之屬蓋莫知所始遷
為匈奴傳不復詳考徒雜取經傳所謂戎狄者論次
之而特以匈奴為宗又謂其為夏之苗裔曰淳惟時
大時小別散分離至冒頓而始傳官號始可得記若
一種姓者踈略甚矣

遷言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
統雖在律任將相哉蓋嘆衛霍公孫弘之事微其詞
也漢武用妄人殘民未已几亡天下其不能與聖
統固宜也然未知遷所謂擇人以興者人當如何堯

舜三代之待夷狄九州之內無禮義之俗也故禮義
修而夷狄服不必盛兵力也若秦漢以後中國無復
夷狄而外區異種盛衰小大不可預知則中國所以
待之者又烏有定法可和則和可征則征其要在于
備守邊陲固不虛內以事外使夷狄不能加而已如
以漢為建功未深而異人間出蓋將有功于此者則
余不能知矣

漢武五十年用兵獨嚴安一䟽論事有本末言秦失
之強訊病當世有味

遷傳倉公司馬相如最扁鵲事不可遽而倉公一家

之方非後世所宗本也若相如之文不則于義不當于用而盡載之亦不可曉概之書法自未應傳

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奔李離事全以雜說不經質正學者安所效法成王戒君陳曰毋依勢作威毋依法以削甫刑曰哀敬折獄禹臯陶所以相傳官伯族姓之所當戒至詳悉矣焉有不正其身而可以正身者乎奉法循理亦可以治何必威嚴此對慘酷者而言非本論也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蓋是時吏治已

趨于酷也而孔子之論如此既不以本對末固不以末勝本也遷謂奉法尋理亦可以治是以末勝本也後世之治終不能反之正者自遷之為循吏傳始昔孔子之門不許游夏以知道春秋筆削傳者又謂其不能措一辭然後世顯重大抵子夏之徒公羊為春秋悖謬更甚分門專業者競于枝葉之末流孟遠益訛而自周衰以文字為教者既已有訓詁箋註之漸矣是先王之道生于漢儒非獨秦火能晦蝕之蓋亦其勢然也且燒書六年而秦遽亡師友流源耳目睹記豈不尚在俗師相授屋壁獨藏自不同耳游夏

本得道之辭華而漢儒所聞又詞華之分散零落者
遷用此作儒林傳上面分数自不能多也

序酷吏以世俗言之則美以王道訂之則差孔子所
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是桓文以上事何暇及此
輩正謂如子文治楚子產治鄭耳人之材智在所以
道之遷所序酷吏之流上古何嘗乏少先王所以力
行全要消彌服習如此等人遷于中道不使平民受
其無告而還謂之在彼不在此是末勝本之論愈熾
王道無時可回也

恠民竒論不經之書上世為甚聖人之智不足以放
而絀之也遷曰張騫使還始以禹本紀山海經為不
可信然則遷之所信者固多矣推此意以經世其得
之寡失之衆學者當以為戒不當以為法也

淳于髡任己自賢于當世無所敬以孟子考之其人
可知也至遷欲列于滑稽之首遂使与二優同稱斯
太甚矣又謂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礙滯以
道之用夫以其居言之則何所不流而又何所爭群
居終日言不及義則為徃而不滯孔子謂柳下惠少
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
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樞遷之所云不亦異是

乎
古之聖人以民不能自衣食而教以衣食之方及其
儆也上下無制而因其所以衣食者闢其力專其利
爭奪而不媿瞻足而不止老聃以是為教者之過也
故曰至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彼以為不貴難得不見可欲能使之然雖非正論尚
有意也今遷將以聖人之所教老氏之所廢者同歸
一途所謂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誨整齊者其
權皆聽于奸猾不軌之細民而後可則孰與為治
失之矣

史遷自序

太史公言春秋之義本于公羊董仲舒麗淺妄意非
其寔也然後世多以為按據雖自命精深者猶墮其
說與于春秋及左氏傳既頗著見之今遷所聞畧疏
其下

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馬諸侯害之大
夫墮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二百四十
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
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
夏禮吾能言之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之
于六藝蓋樂而學之謂斯文之在也其所以修春秋
者史治未正義禮未一舊章可續近事當明所以遺
後世者大矣若夫諸侯害大夫壅言之不用道之不
行而以事是達王事者是欲大孔子而反小之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
非定猶豫善惡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
敝起廢其王道之大者也

若春秋如是而為王道之大則詩書禮易豈其不如
是而為王道之小此漢人專門之說而後世學者信
之以為孔子自珍最後之書使其道不深也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
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
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之所以立故長于和
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
書以通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六經豈自為分別而各擅其長乎漢人之陋往而
是其中必有遷自出意者不特董生語也夫專門者

既視他經為無有而能盡知六經者又至于如此道何從而明哉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若書之仲虺湯誥武成論語曰咨爾舜至于舉逸民所謂撥亂世反之正矣春秋因事以明義維其大指歸于撥亂反正然天子諸侯大夫之間節目甚多未易言也公羊區區執藩籬之見開竒擾之門已則不正而何以反亂于正乎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其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足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湯武以仁義拯桀紂之暴戾保諸侯之國家一本而已非各有本而失之也如公羊董生之說銖寸以度之則安能免此禍哉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按周公作鴝鵒之詩以貽成王而成王執金縢之書以泣其君臣之際變而復正不以能知春秋為王也

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孔子曰未可与權若可与權則不論經事變事惟其是而已故孔子自謂無可無不可也然經事變事上世固莫之分雖春秋亦莫之分也春

秋之時事之變者不可勝道若以權合變則道將愈散何以反本若居末世不能反本而猶變之合則奚聖于聖人春秋之學蓋不然也

其寔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辯古無被人以空言而為義者春秋之時家異意人異說而有義隨以異者如趙盾許止及其赴告書法多一時立義春秋不能盡正而有同之者非以是為當然也

法之所為用者易見禮之所為生者難知此尤非春秋本易以法對禮乃漢儒語也

學者必學乎孔孟孔子之言約而盡其義孟子之言詳而義不遺今董生說春秋至千百言前後章義俱不盡雜然漫載之言亦然學者以為是與孔孟同統而從之斯大患矣古者世系訓典故志春秋詩禮樂各自為書也皆史官職之舉以教人則各為設官蓋皆可以懲勸也孔子之于諸書擇義精矣可以為世教者則用之如世系之類于教粗矣不用也至左氏為春秋作傳盡其巧思包括諸國參錯為端精粹研極不可復加矣遷欲出其上別立新意而成此書然無異故盡取諸書而合之耳如刻偶人形有具而神

明不存矣書完而義鮮道德性命益以散微學者無
所統紀其勢不得不從事于無用之空文然則人材
何由而成嗚呼稱天之未喪斯文者豈謂是耶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一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一

漢書帝紀

上世載籍之法至太史公記而絕班氏漢書以下學
者不得不別自為法蓋後世因人之學專指漢以來
為準的于唐虞三代姑汎為而已古人以德為言以
義為事言與事至簡而猶不勝德義之多此詩書諸
經所以雖約而能該貫二千年矣若夫世次日月年
號地名文字工拙本末纖悉皆古人所略而為後世
所詳

如李翱之徒亦浩高世之材所求尚不遇如此然則

後人材日以論沒其勢必然因是推之使古人逆而後世憲以上世載籍而已用世之法則學者終不敢置于誕謾荒忽之地其所成就當以稍殊矣良使撫遺編而浩歎也

世變以積習為難除以身被為可畏高祖所以能約法三章者處下流之勢身被見殺之難不如昔日之亂君徒知自上殺人之易故也其所以終不能輕刑者內外前後積習使之也然而後要以此語為論刑之祖古人言恤刑慎罰多矣至謂凡民自得罪及昏墨賊殺為臯陶之刑則不足以止後世盪殺之禍蓋

不如此語之簡直無愚智皆可曉也

高祖言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不如蕭何與張韓分功此言蕭何之粗者寔未知何也漢得天下專蕭何之力不獨漢乃與後世得天下者起樣子蓋古人之經綸至是已滅絕不復見矣高祖又自謂馬上得之使馬上果可得烏得前因項羽後因匈奴馬遷言何依日月之末光着寔處豈可用贊頌常語但何之材智自有所止爾

班固習見近事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固意謂加以文學則不止如此矣按高祖同時者如楚懷王仁

義成安君儒者不免敗亡矣下文慮帝王事業非區區書生所能知固所謂文學恐未足以語王者之事也

其處者為劉氏滅魏豐皆民無族姓可論

與范宣子所言異矣然則安得承堯運哉叔孫穆子以為無其德而有其祿者猶不足以不朽而况匹夫單人乎豈向之陋而固又甚矣

取天下于羣雄爭奪之時易定社稷于母后專制之日難此陳平當呂后時所以銷緒不敢有所為也然平白審產祿昏庸不為深患但以呂后不可廷爭故一

切順聽及呂后死四十日間諸呂已滅更數十日後則孝文立漢事定矣後人徒見取之不難便為若戲劇不知其處置精密蓋能使外朝上下相合為一更無趨和呂氏之意不然不足為燕居深念也

秦世皇始有制詔而漢曰之蓋示人主夸大威服之勢非古人所謂言者從王者惟作命之意也王通曰詔其見王者之志通所謂詔者以秦為非耶以秦為是耶若不足以見志而必有待于詔則盤庚說命福矣

漢文除肉刑短喪賜民租除田租皆以其予民者行

之不為勉強更有以上事有可行惜乎輔之者無其人也班氏子雖掎摭其善然亦止能言其儉及近裏做事蓋其所知者如此而已漢武初即位竇嬰田蚡趙綰等議立明堂迎申分至請無奏事東朝綰減不能殺諸所與為皆廢是時武帝終年十六七綰減不能養之以德而為希古慕名之虛事施行急驟操切宮庭既以殺人又使武帝血氣日剛無所防節終縱其欲漢之用固至若是哉

武帝策賢良詔稱唐虞成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全指說在虛浮事詩書所謂先古先民者皆恭儉敬畏

內行不息去民之疾成其利致其身而不以身參之孔子言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蓋不特人主見道不寔當時言道者自不寔也汲黯雖能言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然又不過一戇人而所得者乃公孫弘之流耳若使僅有晏子、產輩便自不同蓋前世人材不復見矣

班氏于武帝極稱其美而于昭帝乃謂承奢侈餘敝海內虛耗問民疾苦古人稽古禮文之事本以為義民而武帝之稽古禮者反以為害民班氏欲擇一以歸美故其避如此然則稽古禮文終以害民而後止

也而可乎

孝宣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其異善厚賜不易當時謂之樞机周密品式備具蓋自成康以後人主能以天下為一家之治始終無缺者方有此耳古人以天下為公非為一家也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宣帝以天下為私侍中尚書終身不遷賴其幹力足以任家事而已雖遺賢不恤雖有賢不用也此事既遠而風教氣習所熏炙此論亦不復有哀哉王成詒稱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

天下後世論治道無所統一只以刑罰為極至遂以私意板執古人此等語言傳誦既熟極害義理有大父母父母喪勿繇事是時猶存此意

鳳凰神雀甘露醴泉當時一時氣候所召宣帝操殺罰如左契而乃以此為瑞應何哉然急吏而緩民持刑而不亂雖非古人之道亦求治之心也

匈奴在九州之外與古夷狄不同自中國為一而夷亦一大種為對自盛自衰昔闕今服非孝宣之力能致之也惜哉孝武君臣不明以此枉用民命几亡其

國

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平奏上稱志臨決立梁立
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人主親經術未論
所知正偽深淺而能使儒生風動以其好惡子奪為
是非等如此類于學者義理無所增益更令不分曉
而已

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錯曲直各得其所此以自意
極增考究非如景武但取古人之影響彷彿也務
行寬大順民疾苦而吏或不禁姦邪縱釋有罪是誠
末世之敝然古人所以有待所無不以所無責所有
不能得其餘也臯陶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

不辜寧殺不經故盤庚告遷都周公待殷頑多其歲
月別作意度此寬大之寔證若宣帝必欲使奸邪有
罪皆無所失而寬大自行于其中則是所無責人所
有不可得矣

信賞必罰綜核名寔申韓之法術兼用之矣宣帝所
以能稱治而無大患者以其主于管民故也然當時
人主不能自名其所為何術姑曰雜用霸王而已至
班氏父子正色言之而百世之下皆以王道術緣飾
申韓之治然卓然豪傑者尚未能知而況於改之
乎

孝元勸用儒生幾坐廢而漢治亦終不振蓋俗儒不足委任正中其用人之病也然則孝元審不堪天下欤成康非上質而以文武周召之能故致隆平為百王法使宣帝王道以明擇人以遺其子何遽不為成康古人先後一揆而後世父子異意由操術外也孝元非宣帝時形深而蕭望之以二年冬殞恭顯之手君臣比不悟父之知子其歛速矣恭顯本宣帝所委信史臣謂之樞机周密者望之堪之死宣帝為之也

舉陰陽詔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人自以得上意

孝元非無意于得天下者若見臣下多使品局有分而鑒照自遠衆言並進使異情無擁而思慮易中古人所以貴于明作哲聰作謀也不然則東西高下惟物所使外感內眩無以自知而其害有甚于獨聽孤立者矣如孝宣之牢關固拒專守一智蓋惧此也永光詔自咎不明無以智賢并考孝元諸詔往引遇在已不失君道史以為號令溫雅信矣自三代誥誓既絕至漢制詔遂為空文然猶其意與言也又降而後世言与義皆失但襲積故寔矣

王莽以孝平初秉政終四月越裳獻白雉賜號安漢

公而篡事已成蓋承諸父之舊內外無非王氏之人
故速捷如此自霍光以大司馬領尚書事宰相失職
而外戚躡蹀當國所以致亡不足論也

漢書表

司馬遷班固論堯舜三代秦漢興亡謂鑄金石者難
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此古今至大事也不得以金
石枯朽為比且聖人躬行仁義固無以漸鑄取之心
而事亦不然况漢起布_衣賤微豈更有為之枯朽者而
又安所摧折哉孟子曰為淵_魚者獺也為叢_禽者鷃也
者鷃也為湯武_斃民者桀與紂也夫暴強不以道雖

曰興其國其寔_斃民也為之_斃者必有能受之者故
孟子又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
解倒懸也積_斃不已而天下終無能受之者遂至迸
潰裂人自為聚家自為受而漢竟得之自是以後無
不_斃天下而歸于一失與秦同一轍者皆勢不得已
自為之受而非有能受之者也

諸侯王表言諸呂時賴諸侯而成王莽時以諸侯弱
而亡此黏合論事形似而寔非也如意鳩死肥幾不
_脫友餓死友死不嗣皆高帝親子何足賴也古人親
賢並連所以為民也夫輔一家自為久存之計此後

人以私意疑之也秦雖廢其法漢雖慕其名存亡之
寔蓋不為此不考德而任私後世之論大抵皆是矣
孝武封公孫弘為列侯儒者歆艷然樂大一見而封
三千戶亦不貴也郊祀志二千戶
元封初置部刺史後世相因謂監司不可少文景時
州縣號平治未嘗有刺史也王加傳乃頗其為患古
人州牧侯伯尊、貴、以相統承而監司以賤繩責
以卑臨尊至怙威作氣勢妄廢置然後立風采勝任
然則用敝法求吏稱職不可得也甚者至設法以防
監司又失之遠矣

縣御亭之制本于高鞅雖改法要是周衰國大者難
用舊制齊晉楚裂地名官以自便徃、在高鞅之前
矣古者百里之狹自為朝廷由後世視之疑若煩民
然三老嗇夫游徼猶各有職掌近民而分其責任若
後世蕩然無復紀秩而令長悍為獨以征取為事則
又鞅之所不為也

品第人材以示勸戒古人之本意意史氏之常職也名
世之人無非一二數遇熟惡積是為下愚至于雜然
中流則不復論矣故禹戒無若丹朱傲周公謂無若
殷王皆寔指也班固枚數銖稱失本意矣若其高下

差繆蓋未足究

漢書志

王莽時通知鍾律者皆聚所言較數度量權衡無不傳合于易其說甚淺似後世義疏之為何取乎知物也其傳伶倫取解谷之竹以定律本而物皆由律起斯又妄矣自司馬遷言王者物度執則一本于六律六律為萬世根本漢人之論蓋曰之矣書言同律度量衡又曰予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然則古人以度與律數同為一物未嘗言皆由律起而孔子贊易無以八卦合度量權衡之文

夫準平規矩世用所須粲然陳列雖在夷狄荒遠無不畢具生民以來共之但其精粗疏密不同耳學者將求通乎物變未明其本而先膠其末有終身不得而至者又從而為說以徇之多此類也

書稱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而其法不可見所可見者四時昏旦之正而已至司馬遷造親曆始以律之龠起而劉歆又推春秋與易參合為曆書按堯舜時易道未備三代以前未有春秋然則古曆法蓋不起于律易春秋亦不兼曆數此遷所謂律為萬事根本者而歆自謂有得左氏亦不過取之于曆耳學者立

乎百世之末而律曆皆難知之技不以古人聖人為
而正眩後世一家之私說以今逆古以後准前而窮
年終老則學之者皆無用之虛詞其去道德義理遠
矣

春秋以來論禮樂數十家未有能寔知其意可以措
之于治者余固言之矣觀班固取昔人已論雜合為
意綴織成辭盛推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而歎其不
得用雖無大戾然愈不可據矣八珍美膳也必有烹
調之方文錦奇服也要織裁製之寔不然則委而棄
之不如布褐糲梁為口寔之適也自有生民而君之

教治之道不一端惟義農堯舜聖人相承能摩以德
化而使之與于仁義習以禮樂而使之遠于刑戮文
武周公既沒聖人不作異君殊國各以私智為治至
孔子時刑政作力日趨于下既不可返而其言曰安
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又曰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夫孔子之所以善于禮樂而不善于
刑政者豈徒言之而已哉必有為之之道也為之
道豈汙濁久遲而難成哉必統理敏速而易效也春
秋之人才如管仲者雖不知以禮樂善俗猶未至以
政刑劫民若子產則以政刑劫民矣子產自以刑政

為已至刑而垂之而向以為不足以靖民故直曰議
事以致不為刑辟夫不欲刑辟而後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
為之者也而樂記乃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
道備矣豈古之本旨乎若賈誼以權勢法制為人主
斤斧乃服上黃數用五董仲舒明公羊春秋深繩臣
子不得容足而乃設庠序興太學以至王吉劉向皆
欲于末世政刑刻急之內暫興制古禮樂之虛文以
養人之毫髮而勝殺人之丘山求王道之行不得可
也夫捨泥塗趨几席惡辛螫者服甘飴誠使後世君
臣有能保知政刑之不足以善世民見道德教之化

意薦信安上易俗之寔擇其忠厚至誠力行之士布
在州縣廢其所以為鞭箠刑戮監防制者而一以
父兄師友之道經紀其民然則禮樂之效不待歲月
而變矣卓茂曰今我以禮樂制汝必無怨惡以律
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
殺也嗚呼後世雖無三代之材若茂者亦豈貶少乎
然而茂可以治一邑而不能推之于國則亦未知其
方耳

六代之樂春秋時尚存諸侯大國固多有者况魯素
具乎孔子在齊始考正韶樂久而忘味則可謂孔子

至齊始得識韶樂悅而忘味則不可遂以公子完事
意之尤非也太師挈適齊至入于海司馬遷言仲尼
歿後受業之徒沉沒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于海班
固言紂作淫聲樂官司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
或入河海按論語此章其義可推其時當闕遷既逼
近而固太疎遠矣解章句者自應難準也

自周衰文字日以淪滅至秦而盡字畫變于徒隸典
冊成于吏軍漢興大而朝廷小而郡國無非秦舊蓋
皆胥史漸磨之餘功士子所學流靡十九雖間有豪
傑好古者猶未能追三代之彷彿也最異者房中歌

郊社稷歌皆當時輕薄者所為極浮賤鄙俚而郊廟
燕饗常用之匡衡以儒學用有所更定未知其孰愈
也後世反謂此乃西漢之文當与三代並行窮力模
疑或剝剥不厭然則清廟維天之命以下諸詩未知
學者竟以為何如而不復誦說不已嗚呼斯文其終
不可振乎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一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二

漢書志

班固為兵志而不詳著漢兵法但言材官南北軍七
 校樓船而已後世方考漢兵制紛：此事恐當更審
 蓋周政既壞諸侯之小者患無兵可益大者患無軍
 可增是以簡練教募廢置分合其說甚衆及戰國并
 吞雖已各為大國而彼此相拒故議兵亦益急至秦
 一天下繼以漢興共事曠然大變與古絕殊民無非
 兵、無不可用左右取之惟意所欲此所以無兵制
 可言也具先生之法有可因于後世者而獨兵為不

可因蓋一地大小備象寡不同耳若大以天下之大
無制服四海之寔而惟兵不足用之憂禍甚于春秋
戰國則漢之無制固未易可返今將強樞以為有制
則其論益難工矣

周官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官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
五百呂刑墨罰千劓罪千剕罰五百官罰三百大辟
二百是呂刑輕罪多而重罪少輕于周官之刑而班
固乃以為多五百章論其多少而不論其輕重遂謂
重于周官不知穆王所以哀敬作刑者蓋將輕之豈
曰重之也又刑亂邦雖有重典之文而亦不著為常

法蓋將因事而制而固以穆王平世致輕之法為亂
邦用重之書誤後學矣則其多何也世衰則文繁故
輕重增穆王以訓贖救之故重罪減雖然周官與呂
刑未知其果孰先後隨書為說而不知本烏能識古
人之治哉

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不知此語何所承呂刑謂雖
尤作亂苗民弗用靈爰始淫為劓剕極黜則肉刑或
非聖人所制也古人以制刑為政亂蓋不求于德而
求于刑也後世則不然非定令無以息民蓋必輕刑
而後可反之于德班固所謂詆毀欺文致悉蠲除

其意是也

班固言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必世而後仁其說甚矣然詩稱彼有不獲稗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古人難易之情亦未嘗不同惟官養民與令民自養為異耳觀七月所陳田野勤勞公私共之初未常以有餘為泰若但將王政說令好看而不說其寔則是以空言譽古人于治道無可進之理

漢文帝用賈誼言開籍田從量錯入粟除租後遂三十一孟子以二十取一為陌道謂有中國人倫非苟

輕之此為當時諸侯小國言之可也若漢初制度已大異必將反之于古而後利民相持紛々欲益而損如錯等議論雖甚拙陋簡率而因時轉易至于不貧農末相安積寔自倍卒成漢世之仁政則雖聖賢復起有不能廢矣至後世全得天下無異于漢上下若心勞力奉行刻剝之策使仁人志士欲出其一二求以毫末利民而不可且終莫知其所以受病者安在是真可悲耳

蕭望之言加海租及官自漁魚不出復予民魚迺出魚畏為食租輕重及分官民于感應何所預貢禹又

言悉罷錢無侵為幣儒者見識多如此孟子但言教
習不入不可勝食而已自非如桑洪羊一志以民為
壑其地隨時建策蓋猶未失布利上下之意西儒不
曉一切築垣而封之反以不言利自錮而言利者遂
因以緣病民矣班固以孝武國用饒給民不益賦為
次按司馬遷作平準書意專課均輸而固所言乃若
此何也管氏視都邑大小欲錢米並蓄李悝耿壽昌
代農人歛散皆所以通有無備凶荒也然吏不良合
不行則雖有羨政善意尚為民害若盡籠百貨自為
買賣視民如鬻蚩此但令行而已吏民安得為良乎

張敞論方士莫陽鼎及他議一時能知其比者甚少
而不得預流蕭望之以為材輕然則漢自武帝儒生
專用宣元以後尤重士之臧否高下在其口矣

詩書古文人主皆以有德王無德亡至騶衍妄造五
德勝克孔孟之徒未嘗言也而秦漢以來號為有識
者辯論不已劉向父子乃言帝出于震也包羲為木
德而漢得火是何等見識妄傳經義希世媚上昔之
巫覡猶羞之班固方依違而不敢明蓋桓譚鄭興之
餘烈悲夫君臣之道降一至是乎陰陽之精本在地
而上發于天後世天文術家固未有能言此者然聖

習學記言卷之三
人敬天而不責畏天而不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曆象璇璣順天行以受人使不異而已若不盡人道而必備于天以齊之必如景之象形響之應教求天甚詳責天愈急而人道盡廢矣

按經星之傳達自堯舜而位置州分侯國始詳于周衰然則唐虞諸侯尤多而星吉凶所不主占驗家固無其文也春秋記星異左氏頗載禍福其後始爭其意推之至秦漢一變諸侯權輕專地久星官祖故書述舊事令班氏所志有其變而無其應者衆矣况後世平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

失吉凶禍福要當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氣候之雜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則人有是事此亦古聖賢之所不道而學為君子者之所當闕也願乃學之以為博言之以為寄以疎而意密則學者之所慎也

按劉向為王氏考災異著五行傳歸于切靡當世而漢儒之言陰陽者其學亦各有所主然洪範之說由此隙裂世亂不能救其禍尚小道壞不能復其害尤大也今略舉洪範本義以證五行志

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天之所以錫禹也今尋虞夏

書不載被錫之由若舜禹不自言其所得于先而箕子乃獨明其所傳于後以是為唐虞三代之秘文此後世學者之虛論也大禹謨曰帝念哉德惟善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日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久治萬世永賴時乃功詳上文則舜固盡以當時之治命禹、極心力以成天下之治其功以水為主而其効非獨水也水火金木土穀則五行也正德利用厚生則庶政群事也戒之董之則禍極之分也總而命之六府三事為九功則

與洪範九疇名異而定同也禹之言略箕子之言詳然則天之所錫非有甚異而不可知者蓋事易惑而道難明以情為悖者多而以理為順者少耳箕子勸武王修禹舊法疏別條叙粲然如指掌學者失其指方以為竒計秘傳流轉迷妄淪于下俚而非聖人之所常言使和智臆測開鑿于後既相與串習而別于其聞自為中庸此大道之所為隱而非有隱之者也使河出圖而為易果在伏羲之世則洛出書而為洪範乃在禹之時前後懸還何昔經而今始緯乎易不知有盡、不知有易入卦取物之大者以義家

晉書 卷之三
九疇兼政之細者以類行當禹治六府三事不取諸
八物安在其相表裏也且此特劉歆之言尔後世學
者尊奉于古文因而推于天人之際以偽言偽是烏
能致其極也五行無所不在其功用所以成五味之
者養人之本政理之至精者也古之聖人必先至此
故禹修六府又并言穀益稷曰烝民乃粒然則禹稷
以前民蓋未盡粒食矣周人起家于農功最著武王
非不知然箕子所以首告者欲其順天行而萬物並
育不欲其私人力而一家獨利耳今漢儒乃枚指人
主一身之失得致五行不得其性又人主雖有德而

智與力不具則亦無以致五行之功堯之降水是也
若天僅救一身之闕以冀五行之順已而不能順五
行之理以修養民之常政興利而害輒隨除弊而利
復壅則漢儒之所以匡其君也未而箕子之道淪墜
矣

按古人于德未有枝葉故曰稱堯舜止于聰明文思
恭讓明哲而皋陶以言為謨禹湯之後衍德漸廣又
後則不勝其繁矣五事者人君迪德根源生人之所
同自堯舜以來所由成聖者也以吾一身視聽言貌
之正否而驗之外物則兩暘寒燠皆為之應任人之

貴而當天之心出治之要無大于此矣漢儒不識箕子之指方以五事配合五行牽引固哀春秋以事往證分別附着而使洪範經世之成法降為災異陰陽之書至今千餘年終未有明者殆可為痛器耳皇建其有極者本無底止而為之底止五福者人之所欲也六極者人之所惡也嚮者福之威者極之古人之治止于是矣人君有極則能歛福以賜民之亦能錫君以保極人君不極則與民同受六極之罰此洪範之正義也學者必學于古聖賢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成又四篇有飛雉升鼎耳大茂贊

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今不得見其詞矣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作高宗則曰祖己曰惟先格王政厥事而其訓曰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眊是古人因異以相敬慎先格王而以是正之推之于咸又原命之書猶是理也若夫洪範初不為災異而作庶徵所指明有効驗而學者乃以五行五事聯附為一春秋以來凡有變兆離析剝解門類而戶分之以是為格王正事則委巷小夫巫瞽之說夫豈不然而謂以薦學好古自名如仲舒向歆者亦當爾歟六經大指文字源流後世所據依者皆出劉向父子

雖未必是然其時去先秦正二百餘歲古人遺說往往尚有流傳可以考見由今之愈于鑿空不門戶庭而妄謂入閭室者也雖然其言當時學者所習經義次第則或不遠若諸書先後先聖人所以經紀事變者非向歆所能知今略具之

按虞夏史官稽古而有克舜禹皋陶則典者經籍之祖也世愈遠言愈近書弥古道彌切雖述阻卑賤皆對語後世學者未知此也周衰道失異端妄自為說而書最先廢雖孔子之力不能盡存漢人乃謂皆秦之罪且秦燒書才六年而漢已興易詩春秋尚具

在說殘無幾何獨于書以焚簡故脫至甚耶然則伏生所教于民間者僅有此數以孔氏壁藏校之亦復不完蓋書之散亡久矣非秦能燒之也自後世文學並興獨于書多所不究春秋戰國之游士無祿利輕蔑樸學使之微缺几絕固宜有爾

詩有諸國事而歲月不詳是諸害之次而春秋又次之孔氏之統紀畢矣

先王以禮樂施于上下自朝廷至御黨日用之物也王政不作則禮樂因以不舉漫哀漫息而遂亡孔子以身習禮且正樂考論雖多然文字不可得而具而

亦非文字所能具故詩書春秋可傳而禮樂不可傳者治之興廢在人故也然而曰孔子之論使後世知禮樂為治在政刑之上有王者起必從之矣伏羲畫卦造字雖古有其說然考詳子書聖人之道非待畫卦而後明者也經國之用堯舜禹湯之所以勤勞其心力者非因卦之次序而後立也近自文王易道始著孔子盡心為凡三易怪異之說象數淺末之義黜而正之而後始得為成書而劉歆乃謂五常之道相頌而脩而易為之原又謂古者三年通一藝其浮妄不經如此學者欲援是以至道難以哉

春秋甫脫稿遽為陋儒迷執不置孔子即死又駕說以巫之雜孟子不能辨也故漢吳最先行而董仲舒自任以推明孔氏尊奉一經蓋抹諸書故學者習用最深而其道蒙蔽最甚若無左氏則終沉沒矣

司馬遷父子論六家班固以為謬于聖人固與劉歆乃謂合其要歸六經之支与流裔孔子告子貢非多學以識之予一以貫之既無以貫之未知觀此九家之言何以通萬方之畧其長孰美其短曷尤則道愈駁而人才愈壞尚何股肱之有哀哉

李左車謂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因

其語思克授舜戒以勿詢之謀勿庸益禹傲悞稱疑
謀勿成聖賢用衆志之所共而不用一夫之所獨者
思其為物害也成安君自名儒者不喜詐謀奇計遂
以此敗信斯此言不謬則襲故安常無所通變通足
死亡是道德仁義直無施于亂世矣然治理之成謀
無所設天下安定計亦不行觀勝虜初造時慮甚淺
張耳陳進說則稍異項梁范增漸工繼此策畫紛々
而後張良陳平始得極其智巧矣蓋息狂心于未作
制猝變于橫生我雖無謀不得使者聖賢之所競也

漢書傳

自魏文侯好儒燕昭王禮士至竇嬰推轂趙綰王臧
蕭望之周堪劉向同心輔政是孔子後四節次然綰
臧望之堪竟功業不建又身与仆者不惟非魏文燕
昭之君其人才固不逮子夏田子方郭隗樂毅也論
綰臧以見前篇按許史自孝宣時心膺親信魏相常
因以白事魏相漢賢相也弘恭石顯職典樞机孝宣
常与謀議孝宣雖君道偏駁不能用儒至于以天下
為家計綢繆牖戶固非玩愒逸樂而偏溺佞邪者而
許史恭顯亦未至于專蔽擅權是非顛倒如其他姦
臣之比也然則望之堪更生協贊初政所宜仁調和

宣帝大臣無廢故寔有當改作同議施行內外雍
不間隙是為儒者作新之效也且以望之堪師傳忠
正向博敏俊材孝元雅厚時賢意向方薦乃欲行踞
踞孤潔之意治理政效未有以大過于昔人而明亦
異同期不而立則是許史恭顯奸邪忌媚之所未至
者四人反激而成之也及其分流背馳散壞狼籍雖
屢出危言深陳古事要以動悟人主祇益其禍而何
所云救乎古人輔世之道遠矣不可盡考學者所遵
式莫如孔孟孔子獨于陽虎謹避固拒之若三桓既
與魯君共國政之廢舉必意合而後行不合者致其

去就之義非能殘破三桓而後可以張大公室也如
恭顯雖掃除隸人然先君所置猶未應以陽虎待之
况許史親戚素貴于其國家亦有肺腑之義何至便
不可容忍乎惜乎望之與向見道不明于此未有處
者也

班固錄劉氏向歆無殊向孤忠志在抑絕王氏以存
劉氏而歆乃与王莽共篡劉氏何同學而異操也孟
子曰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人
之患在為殉人之學向幸無此然亦其父子講學所
不到而歆遂狼狽不可救悲哉

三代各有正朔鄒衍錄此著終始五德而秦用十月
漢因之按堯命羲和若天授人心因四仲舜正月受
終四嶽巡狩亦用仲月是堯舜以來固未嘗迭改而
孔獨言行夏之時豈以五代之近者折衷之歟自五
德之說行更相為盛衰迄今不已若正朔無孔子之
論則後世流傳謬妄無有定極不止于秦漢用十月
也

班固言書放四罪詩歌青蠅自小履大繇踈陷親雖
皆終邪之罪然震驚朕師乃舜所畏也中材庸主皆
甘心焉故鴟鴞所以貽成王而離騷怨流及上今固

之論嚴于臣而略于君若是則人王不復知惧矣

屈原騷意余于前章見之後世愛騷本司馬遷：本
賈誼楊雄亦宜誼：更事少慮變不深如古聖賢身
履憂患所以垂于文字者未能知也直以己能行人
不能己賢倚人之不肖耳果止是則事何其易論也
君子于己所不足則有之矣而過不在我謂過在于
不去尤非也柳下惠三黜未嘗一言人猶譏其不去
獨孔子知之屈原方叫以為號于天愬于人宜乎誼
以為當去此豈足以知原哉遷又謂讀服鳥賦爽然
自失此又不然風騷之迫隘莊列之曠達皆未有能

習學言言卷三
三
順正者雖功名之心久而無所遇因欲推墮眇莽不可知之間以此自廣亦鳥能見道也每見古今文人材士于屈原賈誼司馬遷便留住志意開展不前如離騷弔屈原服鳥賦是大歌止處及謂孔顏自有樂地史不論此又全是正牆面而立此後世聞學所以難也

樂與今同古無此語計數得于外佚游恣于內所傳管仲如此其寔非也申韓蓋然

誼所論建日中必蕞操刀必割輕重通宜無踈濶者獨三表五飴未經試用且匈奴事難測故班固以為

術疏雖然固則不敢耳使誼用之未必疏也劉惔以為桓溫善博者不勝則不為博猶可必勝而况此乎孔子言樂則韶武而武未盡善使誼果能以此勝白奴蓋非盛德事人材与治道自勝負以下更有多少重數如秦築長城逐北冒頓畏之遠徙豈為不能勝也

棄故謀就新畫以計數取天下莫如張良以計數守之莫如賈誼礼義教化寔無所用但為觀美之具耳此皆古人所無有伊傳周召虛費心力者也

誼所言殷周古事極與詩書不類豈習其教者分流

習學記言卷之三
異門相承為說或詛聰明自以意言之然後世學者以詛常論遂謂古人事誠然其間淺駁甚多當細考

習學記言序目第二十二卷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三

漢書傳

漢人對策稱晁董公孫孝文之間義雖未至其意甚美非武帝比也錯對乃絕無義弘尤寔矣當時大常第弘居下是也而謂賈誼已死惟錯為高第則是除誼無在錯上者材難自古然歟固於弘錯策目不足備哉

河間獻王得周官尚書儀禮、記孟子老子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詩左氏博士先王孔子之道賴以復傳于今其功大矣賈誼董仲舒之流不能

望其十一也當時陋儒莫識其意也己得之書不能
講明使再有散失訛缺甚多尤可痛惜班固言王荅
詔策三十餘事推道術而對得事之中文約指明此
亦過誼仲舒之流遠矣遷固曾不載其緒言以開後
世徒區區于服鳥大人賦聖主得賢臣頌等何所損
益哉

寡人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未常知憂未常知懼
此非魯哀公語也哀公寄食三桓不能及死何喜樂
尺云儒生窶人以己推之殆猶然爾而固援此褒美
河間孟子謂東西夷之人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固以獻王所謂賢于漢諸侯王而已可謂淺知之
矣

董仲舒首推明孔子觀劉向一家之謂其為儒者重
輕可知矣後世學者指意亦多本之仲舒故畧為分
別精粗離合之際歸于一統毋由絕潢而自謂宗海
也

詔策欲聞大道要至論之極此雖常語然大道必有
要至論必有極詳觀堯舜禹湯文武由其身始以善
天下豈非要道臯陶益伊尹傳說周召謀議勸警語
近事切常在目前豈非極論仲舒不能知所能知者

春秋災異而已此類者非要非極也當武帝世有二語申公曰治道不在多言碩力行如何耳一也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有唐虞之治乎二也申公可以恥躬不速矣而不能中武帝之病帝所好者文也申公之言必使有文者不得過而或庶几行矣不然則未也汲黯雖中武帝之病然不能治武帝之文有以治之而不能受罪在病者可也無以治之而徒中之所謂慙矣仲舒負能言之志任治病之責今也前以災異禁之後以勉強開之所禁者為難信無用之迂說所開者為可喜還至之立效然則

堯舜禹湯之所為兢惕畏慎者終于不存而唐虞之所歆羨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將瘳而深之豈能治哉

武帝論治以韶勺為斷彼亦其盛者推言之尔論治如此可也若求治而以樂為先則失之矣鍾鼓莞絃之存何救耳德之敗乎五百年之間其臣雖有欲別其法其君固未有能象其德者是以推之于大哀而後息而仲舒亦以樂為先則局于弥文困于廬論而躬之寔廢矣又終于詳瑞此尤躬行者之所諱也

三代受命見于詩書甚詳白魚流火怪妄之說古人未之言也災異之起其變雖殊人主必引而歸之于身益自改焉以銷去之蓋惟治世而後能非待其衰微而後有也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洪範所謂陰陽下民五福六極皆君所為也如孝動民于干戈習俗于奸詐去壽而夭去仁而鄙仲舒雖能况然諷道其外固不能戚然救止其內也

路過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此意雖狹然宣帝入共語擇吏輕刑助成安民之治仲舒勸武帝以更化張而大之武帝之所欲也然其酷反甚于秦也

舜未嘗逸勞者王道也周末嘗奢儉者王制也殷未常嚴寬者王政也耕籍勤學使者四出苟非寔有為民之意寔任為民之臣民猶受其害也安得陰陽和而百姓安乎

居君子位為廢人行誠後世通患然師友議論以此自責則可以此教人主責士大夫則不可蓋人主當化小人以有不當疑君子以無恥也疑君子以無恥則人材掃地不可振矣仲舒比晁錯公孫弘雖無刻薄從諛之失然不見武帝受病處不能統一聖人之道以切其身武帝非不能受盡言者亦非有人臣至

論而不足以識之者惜其四顧無所聽受而卒以自用耳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極全踈濶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後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用之虛語耳然舉者不能勝行者不能至而反以為詬于天下矣

凡正言之理無不具而隱顯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為輕也旁言之必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後人所以為文也若夫窮慮殫思以無為有自處于妄而後反之正此達于經而謬于文者也上林大夫賦是也司馬遷之言殆不可解豈相如以文自溺其倪或在是乎

先王用人以興天下之治武宣用人以赴一己之欲班固以版築為比未知說命當如何讀也是時人材品目湏不逢君者方可稱其間不過一二數耳安得如此之多惟能治民者為庶幾也

張楊推質揚善自鬼寬外他名自未因湯以進者其所排陷則有明證矣蓋湯造謂結納以欺當世正監掾史大抵皆小人田甲魯謁之流也湯本用此得名舉故遷表出之班固便謂緣此固宜有後世因其說

逐湯有薦名矣斯大悞矣邪正賢不肖要歸一途未
小人酷吏而為君子之事既排陷人而又能薦人者
也滔：宇宙間若此類甚衆者足數哉

孝成委政外家而荒耽于色蓋其棄天下久矣杜欽
乃欲依王氏以弼主違是借其斧柯而使之長養者
也班固謂庶几閔睢見微更須細論高惠文景時事
歸宰相孝文雖欲自行其意孝景雖欲任喜怒然皆
不奪宰相權至孝武自用一種私人与宰相：抗衡
而群臣不聞新進踈遠更進用事享國既久遂以成
俗未年由甚至宣帝魏丙號為名相亦因左右近習

其後侍中待詔之流毀舉成敗在其口大臣束手退
聽比其垂亡遂有王加之事而班固以為一簣障江
河故孔光舉國而授王莽追觀陳平經營呂氏卒以
存漢其哀乃如此習之移人可不畏哉
終軍結徐偃雖必年刻薄然異乎漢經生言春秋者
董仲舒不能及也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宣帝本以俳優戲劇視之固無
足論然可惜一好目只作臣主相得說了舜皋陶賡
和君臣相遜明良之歌或敷暢此義未知宣帝能動
心否乎不然亦足以驚後世也世論畏于日下蓋謂

此類

孝武一生駕馭人才暮年文武皆盡而田千秋立談至丞相且以霍光為周公蓋自古無此法所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也後世因之遂為任重者須是不識字人此尤為異論何勿狗天下之甚耶

趙充國方為春秋時將師風際出塞遠征雖秦漢如有此事然至是見聞已熟而罷兵屯田方為創智故會議者初未能從也蓋戰國以來率土地食人肉善戰服上刑孟子所言後世猶未深悟耳

孝元召用王吉貢禹出于至誠後世人主如此極少

二人在宣帝時擯不得進帝所任又不足壓服人心故孝元首用之不可謂無意于天下以此益知蕭望之劉向踈率使治功不舉反成闇君可為恨惜也石顯傳言望之死顯事貢禹禮敬甚備然則禹雖年踰八十亦未免迎承上下非上于直情經行者也然禹言文景武宣間事皆有根柢與王吉不同

貢禹匡衡却廟議其禮可言而時不可言何也事天與奉失有進而無退故先王之禮嚴于初既定則敬守而不能易秦漢以來其始大抵草創苟且出于一時之意及後世文物議論既盛方據禮以抑俗損其

已隆而欲反之于古無怪其難也至劉歆阿徇人情多設疑慮依違其說破壞禮經以彌縫時好蓋猶在禹衡之下而班氏父子乃以為博而薦學者所當詳考也

魏丙所以稱名相者蓋羊去霍氏父子武吏專國事君臣俱自力以樸吏安民為本而告又特寔厚人情所向故也相因許伯白去副封及言當平昌樂昌平息侯詳議皆其所深結者此固庸人然霍光初不與朝廷一體僅得其身不及耳遂致族滅是三人既非倚權利與漢為異將相間無獨立之理自和親學者

可無疑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惑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豈可如魏相龐參耶然猶足以致漢之治若能細解則治當不止此也

夏侯勝言武帝無德澤不宜立廟樂而劉歆以武帝有功德宜為宗勝經生固不可以望歆然每用文墨佐佑時論者亦奚取于通博也勝又能言克言布天下此殊不類漢人語漢君臣相與語外人不得聞漏言之禁甚者至死今在史家者蓋皆聽波流聞崇飾而成豈足信哉

翼奉雖扶術而求進之心薄言當徒都以正體雖不合事宜然無俯仰希世之病也賢于京房李尋矣李尋言闔茸佞譎抱虛求進反用殘賊酷虐聞者皆疾善增忠壞天文敗地理誦趨邪陰湛溺太陽為主結怨于民以理知之耶以術意之耶究觀古今無不一揆誠有味其語然怪尋為王根論此何也班固言根輔政數虛已問尋五侯七貴之臣猶知虛已後世興王之佐有不能矣

漢世以術數搽縱為吏有聲績者韓延壽張敞尹翁歸之流而趙廣漢尤獨為民所稱思然強家巨姓盜賊縱橫自古皆有必待有以勝之而能使小民得職則周公之教康叔成王之命君陳皆無用矣若後世吏術不明妄以廉明自許但欲其下重足一跡而善惡顛倒者又廣漢之徒所不為也論政者且所當詳也

孝宣于儒生無所用獨用蕭望之觀其始終方拙非能自撓以求合者時以其于霍氏立同異古爾士君子之經世非曰委蛇曲從為終始牢固之術然而變化屈伸自當兼通義命望之當孝元初天下事在掌握既不能輔贊裁成同歸于道及其潰敗又不知

推委與廢以禮而止隄壞防決無所措躬卒就死地而陷孝元為不辨菽麥之主班固乃哀其為便嬖官豎所囿不知自古小人未嘗一日不欲勝君子幽詩歌周公固殆未知學也故何武雖然立節而先乃狼狽至此以是知平時有所憑藉而成其名位者蓋未可信也

漢世每事必議王通因此續書有議遂謂議能書天下之心然執論不回獨有夏侯勝廟樂事尔如議王嘉尤可痛心蓋庸象人之情未有不視上所好惡即譁然為向背古今皆然安得盡心而合公論乎為治

碩道得失何如耳故孔子言天下有道廢人不議不以必議為是也楊雄自序默而好深沉之思庸人之思病乎浮淺故雄有此論然古人論理至思而止理之所不至者非思也更不計淺深今于思上更有沉深工用即是思之所不止者而後為理如太玄乃理之過學者所不當法也

又言不廉隅以微名當世雄清靜恬淡不相没于欲利則世俗淫夸垢汙之賤豈復有之固不待修飾矣然士之厲志操明好惡言必信行必果皦然以自號于世而為戶庭者此其所為廉隅而可以取名者也雖

然止于是而已矣故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雉自以為不止于是故其言如此然學者或不解因雉之言而以為小廉小行皆不足修淫夸垢汙無害于道也則其誤大矣

文詞之變始于屈原衍于相如文士之所慕效也至楊雄闢而廣之將一變至道故為互離騷然原之本指雄或未達也余既數言之矣自立于淺而不足以知人之深固學者之大患自處于深而不知人之未易以淺量也則其患蓋有甚矣

王莽以文章制作成篡雄居其間既不為用復不見忌優游散職終老其身著書立言名垂于後然世論之雄者多異設孔子不作而賢不肖莫知所定此豈所為雄重輕哉如其浮雲富貴敝徒廢興以莽賢為虛舟視尤歆如土梗伯夷之不降柳下惠之不去蘧伯玉之愚顏淵之樂兼有之矣

政平訟理四字是孝宣一生受用為治處三代以還人主有意于此不過數十而效成功立者一人而已民生其間豈不艱哉然之時已罷鹽鐵權酷利門不開故擇吏安民政平訟理即受其賜雖不足以興禮樂行道化至于富而教之則庶几矣後世所以終不

能忘孝宣者以求利既密人無為生之地雖輕刑息
爭而劫假苟活僅救溝壑願為天子之齊民不可得
也

班固以司馬遷序游俠貨殖是非悖謬信如此便不
合登載而仍用遷條例因其舊人無所更易是不知
遷之所以為傳者即固之所謂謬也固學管子言四
民不得雜處此非先王舊法亦非管治齊法也以左
氏考之疆宗大姓富民豪賈三代固已有之固所謂
列其行事以傳世變自范蠡起者亦未然也遷之所
以取于游俠者止謂其布衣匹夫趨人之急以此立

名樓護陳遵以為列侯二千石則安取于俠乎原沙
二千石于閭里少年宗之固而睚眦殺人何足列也
嚴尤稱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
視戎狄之侵臂猶蠱蟲之螫毆之而已班固言春秋
內諸夏外夷狄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
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以禮讓
羈縻不絕此謂三代以前制御蠻夷之常文也堯舜雖
屬士官亦皆常文至于三苗鬼方獫狁准夷何嘗不
以為大患又况匈奴之強乎舜禹治天下皆復獨以苗
為終身憂高宗伐鬼方著于文象自文王畏獫狁

及淮夷橫南方一能征伐便作歌頌使更有如匈奴者侵寇宜何以待之安得恃虛文空義自取困辱固從知秦漢之難而未知堯舜三代之不易也

孝又遺尉佗書孝武罷輪臺詔萬里外作家人父子對面言語此心既發隨輒受驗雖古人貴治不至如此之急然與夫隱蔽夸飾中外不相應者去治亂安危之機遠矣乃知盤庚所謂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雖先王臨下之道當如此然亦未常不以為難也

李延年佳人歌漢武傷李夫人詞司馬相如賦郊祀樂

章皆一體以此被于散歌而欲慕韶勺之盛哀哉孔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也

觀成帝采賢良方正之語以報後宮豈所謂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者耶然適逢許班罷將哀遂以經義移其愛心至曰王街黃金缸藍田明珠翠羽為飾則不復計矣宜許后謂端遇竟寧前也成帝既無保家之心而谷永杜欽佐佑權臣徒使詩書格言流轉閨闈為宮妾官女嗟詬病之本悲夫

周衰之後秦人雖滅聖法常苛刻然猶是情性之流失者譬如染習緌玄蓋自素來也至王莽變天下以

諂偽所謂加蘓合于冀九好惡向背失本資矣如符命圖讖之類人心皆轉易而不自覺雖東漢有節義之俗然內而朝廷外而邑里千載相師莽習故在不能復能自還可哀也至于文章亦是張竦餘華珠珥在耳首飾猶存豈復漢語魏晉齊梁之體已見矣班嗣報桓生書班彪王命論卑隘淺俗遂成魏晉之文無復春秋秦漢彷彿蓋學者大患溺于耳目之所是而忘其宗則道德日以偷墜而不可反魯臧文仲漢董仲舒劉向父子是也至彪固無可言矣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于後世冠

德于百王此為文耶質耶固未知古人之質而徒以為文此文之所以益陋也

自詩書之作皆有叙所以繫事紀變明去取也司馬遷變古法推序已意既已失之然包括上古收拾遺散操縱在心猶時有高遠之意常人所不能測之者及班固郊之而淺近復重往：不過常人之識之所能及至其後史官則又甚矣是遷之法一傳而增曾不足以行遠非復古史不可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三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四

後漢帝紀

光武徒手得天下其難有甚于高祖然西漢初天下
謀臣畫策起而並馳者甚衆久猶不已東漢乃無之
雖有鄧禹參計謀亦不過常議論士大夫皆奉繩墨
從事以力用取之求如良平不可得矣興王同而人
材異何也王莽雖篡奪而政已亂天下固期漢以復
興向若劉伯升遂立誅反正還手即定矣偶為更始
凡庸敗

尊事急迫時常作休民調取度能親致太平前史稱

其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高祖在章邯項羽時椎鈍
奔此及得志後矜其功伐屢以勝氣加物反者四起
終身不定求其與民息肩固無時矣論者或謂高祖
英豪大略非光武所能及是事吾未知其孰賢若以
民為貴則光武之得多也

東漢至孝和八十年間上無敗政天下又安鄧后臨
朝災變備矣后約已為民撫以至誠復用竇息世多
訛其劉權擅事不肯明辟禍釁遠宗然迄于永康上
接興元四十年紀綱持扶未甚濁乱后之力也不然
以孝安昏穢之資得親政事極其所欲則漢之亡不

待桓靈而見矣以三代盛德羿幽王承之猶即壞滅
况後世乎然則桓靈之亡晚矣

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
一日安敢遠期千歲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
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莊者慮輕胤子無成
康之貨群臣無呂旦之謀尊事三老兄弟五更朕親
袒割執爵而醕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襄城今劉方
吏人同教謂之不煩雖未有能異斯亦殆近之矣車
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以輟解輟解之此東漢詔
令語言近古可稱者也魏晉以後無此辭矣

後漢書志

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張光論律
準蓋數術家語也豈惟數術而道何不然心悟獨見
與庸異象耳且既得者無傳未得者無教古人所以
歎絕學之難繼微言之難識也然而精不極不為思
物不驗不必理三代以前用力于是道者多矣觀周
孔所以教不可言無傳顏曾以所學不可言無師秦
漢雖殘滅士猶欲思而不得欲求而不至也其後益
下怠而不思棄而不求其道廢絕故有此論自是以
後偶然得者誇而無傳汎然迷者徹而無師則此論

乃為障道之面墻而心悟獨見者至理之蝨賊也學
者可以懼也

曆象之說具于克典詳于左氏至司馬遷劉歆始有
曆書而法術備焉東漢文政用四分自此議論蜂起
前後相非各出己意執天愈急其時惟蔡邕最為通
達以為三光之行速遲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美
追而求之取舍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
上通于古亦猶古之術不能下達于今也其後杜預
亦言當順天以通合非為合以驗天此二言者皆古
人所未發後世所當遵也若孟子謂求其故千歲之

晉書 卷之四
日可坐致則不過指其大歸而已雖然不當用昔之
踈議今之密則邕之論誠中為術之膏盲若夫不求
詳于未差之前而為合于已差之後則預猶未免以
已見論曆者也

漢上陵儀胡廣所言蔡邕所記以為可以寓人子悲
哀之心其意固未失也然古人之于禮貴魂而賤魄
捨降而求升將以其氣為無所在則悲哀無所不至
也若孝明戀為致誠極孝不過朽骨之則哀所及者
狹矣君臣所見既皆若此故後世無不厚墓而薄廟
以形為寔以神為誣此委蒼野人之事何所取于禮

也哉

孝明行養老禮既竟焉寔文亦丁寧可謂三代之後曠
千載而一遇也

東漢相承有巡狩之禮自人主而言固無獨坐深宮
不觀省風俗之理然自後世行之則以為厲民觀章
帝詔書盖庶幾為孟子載晏子語曰吾王不豫吾何
以助吾王不遊吾何以休豈古人之舉遂不可復見
耶

按堯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
于群神西南北皆然必若以柴為升中天封禪之盛

禮則西南北皆然不得獨于泰山也至成周巡狩之詩雖曰陟其高山而序但言祀四嶽河海不主于告天則是登與不登皆未可知也後世獨始臯漢封禪而其說出于管子蓋戰國諸子游士之言又雜以方士之狂誕雖司馬遷博通不能明也至後漢又以讖之封禪益無據矣

漢晉春秋載鍾離意治孔子廟室有古人策書言亂吾書董仲舒事既怪學者所不道而別傳又言修吾修董仲舒語參錯不能明也然自漢以來仲舒首為推明孔氏後世咸從之宜若修其業者然而以春秋

為宗以公羊為師以刻薄為義以操切為法顛錯論書迷惑統緒學者莫知或正是則亂孔氏之書亦不無也嗟夫尊聖人而不足以知其道君之何可哉應邵言群國罷財官騎士馴致張角之變或又謂誅中官引董倬以亡漢過在銷兵按光武自以精銳多而郡國兵懦怯坐廢糧廩故還之民未為失策大亂以來父子不相保休其弊疲未為失義承平之後因而不復後世之失也若謂以此致亡則不然材官騎士自秦而有散為群盜何救于亡王莽講諫尤密天下亦盡化為賊漢以再興董倬雖桀逆而四方牧守

習學記言 卷三十四
未常無兵興亡在道得失不在材官騎士也龔遂教
民棄弓弩而持鉤鉏故能群治要之漢晉南北兵農
不分施置之間小同異未足言大體唐以來則不
然矣

後漢書傳

光武兄弟跨牛舉事初載阜賜再泉尋邑所謂海內
豪傑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
之間遍于天下者席而勝之威也蓋大事以就矣昔
高祖乘虛入關赴懷王之約然虜王離燒涉間降章
邯收天下權者乃在項羽固非光武比也不幸落群

盜手更始立伯升死俛首受役事柄素然豈如高祖
尚得蜀漢以為資乎其難一也伏空節而旅燕趙王
朗倡號顛沛垂死僅依二群苟活旦暮猶張夸轉聞
卒滅邯郭然而謝 苗曾陰伺逆拒劇寇名賊交刃
軍門一壘之外無後安地若高祖劫五諸侯共收項
羽美人珍寶置酒高會以致敗國則為自取矣其難
二也昔高祖已殺項藉天下為一從容固請然後即
位而更始被擒四方蠡起光武君臣危事机之去倉
猝野次遽正尊名既數月後方收朱鮪立都邑漂搖
客寄未知所止故當時謂洛陽地如掌耳其難三也

稱帝之後劉永張步董憲李憲方各割據立名字初籍幽燕以為根本而彭寵反叛朱浮敗走輿地所披十無一二五六年間草鉏擲理寸壤尺取然後漁陽復平董憲張步劉紆皆獲而齊梁山東江淮甫定矣其餘盜賊不根土地身所誅降赤眉銅馬以下蓋數百萬人徒見高祖得項籍之逸不思光武復漢業之勞其難四也若夫隗囂改圖合從公孫述決計自立其憑視巢窟經略面勢群下用命衆士齊心非脆敵也曠歲竭力僅乃勝之而盧芳結連匈奴侵擾伐北十餘年未已使韓信因冒頓致高祖困白頭登時無

勿：乎蓋光武勇怯不踰矩矱慮精詳先勝後戰不試成敗于一擲不然則自投高岍者何止一事而已或者乃謂使當高帝之時群雄角逐光武必有不能辨者不知使當光武時群雄力爭高祖亦豈易辨哉石勒又言當並驅爭光未知鹿死誰手嗟夫使天下至于勒能稱豪者魏晉積亂也高祖光武何須高下而學者遂信之歟故馬援謂天下反復盜名字不可勝數才明勇略非人敵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動如節度不喜飲酒援雖狂卒為光武無所忌然皆寔錄也夫才略勇知後世人主所恃以獨過天下

而取之者也未有皆不及天下而可以取也以有為
無聖賢之事也以無為無而以為足以勝有此學者
之虛論不可以強同也

劉伯升慷慨大畧忠信仁厚無媿吳王之才然知以
己從人而不知以人從己招合群盜与之共事急于
苟成所謂大兵聚會強者為雄宜其足以殺而不能
成功也

鄧禹所以為元功者始贊光武自為政君臣之交合
然天下事謀之若易而行之寔難其披輿地圖始得
其一而禹以為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若光

武成業于百戰夷傷之後謂之以德不可也禹中分
麾下數年終不就功盖用力之難而使人以德自歸
者不驗矣湯彼武無意于天下而天下從之戰伐而
戡定多及伊尹周公一以德輔而犹且不易况用力
乎然則禹之論謂之人思漢東良有所憑藉而可以
用力用力而終歸于德則可矣謂之在德而不在力
則与書生迂濶之常談無異也

鄧騭兄弟之冤不旋踵而獲伸者有朱寵之直也漢
中世以後常有此事主德雖昏犹賴以未亡也

觀寇恂傳光武創業之初根本卑薄可知矣高祖偶

因其厚故得與項羽相持耳若光武于朝菌求歲寒之功所謂難也馮異集關中岑彭定南方耿弇平齊漢軍以成三將之功大一矣昔絳灌御曲以首級定功而糾合元勳乃付于韓彭等故不得不割裂六國以王之賈誼謂諸公幸者乃為中涓其次僅得舍人以此待信布之論可乎功大而賞小厚力而薄望惟雲臺諸將為然論者不責其謙讓易足之近道而反以頑頑難制者為雄傑蓋未深考也光武處敗能勇處勝能怯雖以兵定天下一念未常不在息兵能身享太平非偶然也

平生雅言切中機會笑談戲劇必有可稱自三代以後齊桓晉文之賢莫能望也高祖大風歌尚為談者所誇與荅臧宮詔相去何如哉若會聚觀之自當有益于學者

王霸在上谷二十餘年祭彤在遼東三十年句奴烏桓鮮卑不能為患邊方徹備惠及內地此任人之效也漢法雖嚴而光武顯宗能寬以待臣使各盡力其臣亦自檢飭赴功不撓法度過高祖文景時遠矣袁安任隗同心何帝初安自當然而隗可謂賢矣史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以況正見重于世東漢有

此一号人以職自致不為名味不為利誘不可不知
史家謂丕彤近于一言與邦按光武以王郎猝起其
下不知所指若板而郡兵自送長安固不可得至就
使得至光武豈復有容身之地哉然遂謂如此即是
成業則亦不然蓋幸而兩郡就可假力何遽言
成也

光武以繩墨待諸將亦能以繩墨從之千里外如對
面無蹉跌者惟彭寵龐萌鄧奉反叛賈復任氣後
亦取捨矣功名不自矜一難也爵位不過望二難也
秦身及家皆自勤約三難也凡此高帝時不能及

也大抵光武才遇諸將而以氣柔之高祖才不及諸
將而以氣挫之韓彭黥布亦輕視高祖而使然耳使
遇光武殆未必爾雖石勒之流不盡心于展布正復
何損而况勒語自不然後人徃承誤蓋疎略矣
西北夷狄之區自堯舜三代載籍莫能知其有無山
海經稱大章豎亥步之蓋諸子之怪妄不待辨燕趙
及秦并吞益大乃有限域然姑使之無踰超于我而
未暇求深及于彼也至漢武肆其雄心之絕幕收陰
山封狼居胥禪始衍臨瀚海烏孫城郭盡為臣妾而
司遷以為既窮河源不觀崑崙然猶不能極其分際

及竇憲班固登燕然山勒銘去塞三千餘里師行如
過枕席蓋開闢所未有則中國攘却之盛極于此而
夷狄之區略具矣憲雖驕凶無取而承光武明章三
世邊政有紀共初尚資業盧芳驅車烏桓鮮卑為
并涼惠自南北庭復分匈奴奔走仇代日深而祭彤
吳棠之流功烈未究至是南匈奴力請御導胡漢雜
集夷夏同心遂能為漢武所不及衛霍所不及亦其
時勢積累所致所偶然也學者忽其成功之意又以
為出于憲童駭外戚因棄之不道亦已踈矣其後漢
政日衰鮮卑強盛檀石槐盡有匈奴故地南部遣種

流毒中原竟為劉石慕容之禍數百年不已然則秦
漢相因既披抉戎狄之間奧錯共常序于前而魏晉
以後胡羌異類亦交亂中國倒持夏華之柄于後其
理之必然矣如光武令南匈奴居內地竇憲欲再立
北單于或者乃以為訛而不知事變激逐明智所不
及憲猶言春秋者補漢梁盟為大夫張所謂見微豈
見是乎

馬援先持尺度裁量光武而後定君臣之分光武內
外之不發也初不徵後末用与待杜林申屠剛等異
矣援不過以才自見而欲以鑒識高物其所以取者

乃其所以失光武未嘗忘人之功然終不讀封蓋素所不平至是而見耳

卓茂為吏三代以後所無司馬遷班固所記蓋不能彷彿孔子言為政以譬如北叟然春秋時能無以德者如茂可謂近之光武言名冠天下當受重賞大哉言乎三代以後所未有所謂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也光武初立而茂為首相若茂有周召之材而光武能受其輔導未知當何如惜其賢止是而已後乎茂則無論矣魯恭政理不及卓茂而以物應為效蓋君子未之言

如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戎狄者四方之異氣有孚盈缶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別漢儒之深于經者也

按前漢宰相自蕭乎外皆武臣軍功或外戚崛起武帝始時用儒生終西京可稱者不數人而光武明帝雖以吏職自任號為嚴察照舉相任重必望寔相符德器自過伏湛侯霸宋弘蔡茂任林張湛張純羊融皆當時選郭丹范滂清儉絕人馮勤趙意雖文俗而幹正經遠非偶然致身不厭衆論者宣秉王良有高世節亦本以輔相待之此其所以上下自厲操行成

俗人才之盛十倍前漢也創業垂統為子孫程式而能住石不撓後世效之推致其位使典型有繼雖成周作人亦不過此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四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五

後漢書傳

讀桓譚傳諫光武各爵賞以其行事考之良然此於人主常法當失而竟以得之豈光武自別有道抑俗儒所陳不中事情更須細論然觀光武規略大抵與前後人主不同論治者蓋未深考也譚與楊雄劉歆並時低徊亂亡無所阿徇雖稍疏闊要為名世光武不能容於列大夫間而摧折之致死可謂褊而嚴者矣

馮衍自言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者三按衍為鮑永偏

佐歲月無幾其誤如此殆不可曉况一時假號何足
比數而衍稱述不置量亦狹矣以桓譚博通猶不得
志行區々文字間宜其見棄然在建武永平時不幸
有失士之名故可歎也若後有興王之君招致詞墨
待以鄉相流風所被遂為故費斯百世之一遇矣
邳惲鄭敬同郡相友材品節志皆同惲以不出建道
敬以不出金性皆人豪也

申屠剛鍾離意傳載光武明帝有樺朴亭曳群臣之
患三代以後其國自治者稱韓昭侯秦孝公始皇至
漢文帝時有所親及武帝分奪外朝別置私人宣帝
繼之國政始移所謂尚書樞机人主躬聽斷者及光
武明帝真若一吏方代有司行事所以與群臣日闔
其聰明也自是以後三公頓為虛器而尚書遂成朝
廷不可復還矣光武父子雖役々煩勞然犹能与天
下賢者共之當時小民得職天下欣々頌聲與起不
特小康而但其本性察惠嚴急過取不優之誚耳盖
異乎宣帝執定不通以為自有制度者也視六七聖
人弘裕任下使物各自盡則不可望此其他人主忽
寬驟猛任數猜刻則過之遠矣學者未可隨聲訛議
而不考其寔也

蕪竟傳所言鄧仲况據陰縣為寇劉龔為謀主竟說降之即班固贊董仲舒所謂薦論君子以敬之言為然者也龔問學議論深博予奪古今為班氏父子所敬而其出處蹤跡汨沒可憐蓋天下喪亂賢者無他自容其南陽故人隨附立功者名特際遇之幸耳豈可謂當時賢俊盡于是乎

即顓言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不如還屬尚書此寔遠近之論當今之宜用人之柄不歸宰相誠非治世事也及專選舉又曰非周召之才然則必擇其人而後與之以是權耶苟非其

人而始任之則寧損其權而不與耶此亦當細論也顓又言黃瓊李固雖伊尹傳說不足為比亦可以相見二人風流也蕪竟揚亭郎顓襄楷雖陰陽星文之學然貞固守道言不詭甚急時之病惟賢是與而利心不存焉異乎京房谷永李尋之流矣

杜詩欲辭南陽以處功臣而光武不許于是周兵十三年矣按光武以征討付將帥民事任文吏已定之規雖齟齬未嘗更易夷難為效歲月磨揉觀詩之疏可驗矣詩言將帥和睦士卒鳧藻知光武功臣能親介胄而無缺望又其使才官騎士長休專以見兵督

戰而不怨蓋光武定天下賞薄衆整內外分明近于古人所謂以律者戰國秦漢所不能到也

蘓不韋報仇郭泰論之為議者所責泰臧否滿天下而析理不精如此等見識施之一時取悅俗人可也

樊准述建武永平事言經術見優布在廊廟論難術行共求政化詳覽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

退而備問與伸屠剛鍾離意課語何其殊絕按光武明帝非苟以儒學飾吏事心誠好之要為本質克治

不盡而然其一時臣佐才有所止未能迪德遇不在專人主也準又言今儒者競論浮麗文吏則去法律

而學詆欺此語誠然俗之壞雖法吏用法亦不得其正所謂三尺安出也

梁統言元哀二年輕殊死刑東觀記稱手殺人減死者四十二事當如後世殺人無證情理可憫之類也

統表其尤害于體者傳奏于左而史不傳無以考其是非若今傳所載但欲循舊重刑則固已謬妄矣

自孝安昏德漢業已衰順帝用梁商父子相繼秉政亡由此始及冀被誅而亡形遂成雖竇武賢戚救之

不能反受大戮人主以位為樂而無志于天下則禍敗立至如幽王繼宣中興之後十年間遽亡周豈更

論先德亦不復有漸次也桓靈正賴衆賢共爭之故尚廷耳

光武用張純朱浮議始自孝宣而下並立廟祭以待四親是時建武十九年也不然則不足為紹漢矣純不惟明習典禮而正論不諱自非西京諸儒所能及然光武能一變知改不私其親有人主之道焉

曹褒制漢禮雖不行然恨當時史官踈濶不後略序其所以制作之意後世無所質證如云雜以五經織記之文則疑諸儒沮壞者固非而褒之自為亦未必是也

每念堯舜三代間文字湏不待訓義解說而自明方為得之然自周以來必設學而教而孔子亦以教門人弟子故有起予與觀群怨之論則所謂訓義解說殆不可已也若左氏所載固蔓延遠于正道而公穀尤甚及漢初各守一師因師為門其說不勝其異後世乃以為遭秦而然誤矣蓋訓義解說出于俗儒勢尔鄭然爾鄭玄雖曰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繫誣刊改滿矣然不過能折衷象俗儒之是非耳何曾望見聖賢藩墻耶况更數千年無不如此就有高下何所損益其不待訓義解說者固粲如日星學者不以

自明而輒以自蔽是真可歎也

古今尚書左氏國語周官毛詩學者籍此數書以知古人統紀源流而西京湮塞不行至東漢乃卒傳之豈杜材鄭與陳元賈逵輩智識寔能過于西京諸儒耶特其門戶偶相承耳孟子所謂巫匠亦然也賈逵以左氏獨有明文證國讖劉氏為堯後此尤可笑矣

班彪言定哀之間左丘明作傳國語由是乘櫛杙之事遂闕而左氏獨章不知彪此語何所本闕若止據孟子文遂為之說則不可孟子此言自未為準定緣

楚語自稱以春秋教世子孟子蓋未必見國語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不自言其國史當何名乘櫛杙之是非固不足辨然言其所不存者未審則其所存者亦非的矣惟言司馬遷又重思煩刊落不盡遷之文辭如此反以其不盡不齊者為意義深遠之所寄則亦未必然也

班彪任不求達光武亦用不止于司徒掾固最寵幸位不過郎蓋于時公卿貴人不由文墨登也自戰國以來無不然至唐始變矣彪靜約得古人之節而固不免為實憲死然則果不可以信行矣

彪言司馬遷漢事止據陸賈無別書彪及固自著亦不言所承何書但云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而已令史家用官文書比以日月猶尚錯謬則遷固所綴集所聞而成者安得傳信故余為李燾序以為春秋後才有燾書也

固以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寔故作典引其意言自西儀分莫崇于堯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先命孔子撰亦制而高祖光武興謂漢特承堯是何道理與今世塲屋架綴作經義者無異固又以此著之漢書而垂中正不刊

之意可乎詳其始撰識者妄稱劉秀為天子光武宗至尊寡援之立極如童謠幸中遂以自神正與王莽同耳故袒譚鄭興皆莫肯信而固希世傳會曾無慚耻蓋自昔文士徃不足同也

第五倫以建武末年自淮陽醫工長得再三見通語至夕至道其行事為戲光武誘進人才之度固無窮也如倫廉正寬原得百姓心力朝盡言遂相肅宗其詔謀子孫多矣

鍾離意疏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以言晏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有味哉其言之

也推其所行措之三代不難矣而世雖不盡用然未常不知敬也

馬援擊武陸蠻乘高守險兵不能進遂以獲罪然援既死宋均即矯制降之訖無後患以均事觀之援但志于剪滅而已自負鑒識而賈勇奮銳乃与減宮馬武等同不逮均矣均馴虎禁巫其言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于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考黜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旨意法雅如援固不足望也援傳稱遣梁松乘驛代監軍當是軍還代之耳

明帝始終獨楚獄一事可恨與始皇坑戮孝武巫蠱武后羅織畧不相遠矣然明帝處兄弟間大抵天性不失無淮南陳思猜暴之禍英母妻子猶在楚殿悲泣相對豈必遷怒天下士大夫耶明太后寒即納說感動夜起徬徨出于至誠然則明帝固以偏憤自損而治獄亦不肖甚矣

郭后太子疆之廢盖亦有說陰后本嫡也光武特以河北艱危畏憚劉楊之故別納其甥出于權宜非緣色奪事會遷改遂有更易終歸于正而無愛憎之嫌故夫婦父子兄弟情愛不至破壞視前後帝王差為

愈耳

朱暉為東平王蒼取陰就壁蒼既罷謂暉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蒼傳稱蒼多智思觀此語可以相光武父子皆博學多雅言一時士大夫不能及而蒼之寬博過顯宗矣

暉與張林爭議均輸權益按漢世取于民薄遇天災或用侈輒費闕經費至東京而其患屢見如肅宗欲加賦蓋非得也故仲長鈺歸過于輕歛以為二十取一猶曰貽道况三十而取一乎夫三十取一雖非中道不犹愈于後世既苛取本稅盡較末利錙銖計

常端天下以為市而犹不足哉然則古人據正較論如暉之以死守而犹以為易後人雖通經學古思欲輕賦予民而暴征橫斂其說已成徒悲傷歎息不敢出于口而自信其為難也

杜安罷宛令家居因章帝過潁川上書得御史遷巴郡守與樂恢書恢不答而告吏曰謝且謂之曰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于人主以闕踰非也為平生操故不報闕踰二字孟子所謂龍斷穿窬以利心希世而不以正進退者也自孟子以後至西漢未有達此理者漢末節士始漸知之王良之友所謂徃來屑

晉書 卷五十五
不悖煩所以成東漢之俗有真退之風三代以還不能及也

何敞言異鳥翔于殿屋怪草生于庭際自有鳳凰芝草以來未有為此言者蓋天下自有過脫議論必不待聖賢而後能之然敞固不可謂非聖者也古人以德言物不以物為德故九成致鳳凰麟趾如公子騶虞離宜弋皆以德為物也若後世所謂瑞則以物為德也

敞傳稍贖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空竭帑藏耗損國儲注載其目今漢官儀不存按東方朔傳亦

有伏目受賜之文若鄙輒有賜則過正祿矣是于人臣不為薄國家待遇之義亦當然也後世自當更考

楚獄用馬后寒朗言理出千餘人及袁安覆考得出者四百餘家是終于昭雪而不至于冤死視淮南衡山巫蠱之盪殺者有間矣然以天下四方之遠顏忠王平二人之妄一旦無故陷而入者數十人豈不為大異明帝以欽卹自許而謬語至此豈先王明德慎罰之義歟然本無殺心則學不可不知

袁氏貴盛不以道而基隗遇夷滅之禍紹術為叛乱

之宗閔及忠弘恥之至于避名匿跡徭狂遠遁其畏
禍審其潔身至矣孟子謂於陵仲子齊士之巨擘而
不能充其類然則必充其類而後可則三人者無異
于常公子而世所不貴矣此中庸所以觀難行也郭
泰常從閔不宿而去以為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豈
亦有孟子之意乎按奉高表閔非閔也

張酺為東郡初不願出而自刻歸去十五年章帝雖
遇之厚而終不召復外遷亦不屑意然則是時君臣
之間樸質不事形迹蓋有古意與蕭望之數月復徵
入者蓋不同也况以後世視之蓋難言矣

漢世尚書掌詔令陳忠謂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
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
己自由辭多鄙固古今之敝未常不同也然則共存
于策者尚多可稱而末世專以詞命取責任豈能不
及而失其旨歸僅在俳優之之下又不止于鄙固而
己是真可歎也

郭躬論秦彭得專殺孫章為誤詔且言周道如砥君
子不逆詐躬習小杜律杜周以深刻著而其學乃與
經同意何也豈延年行寬厚能改父說乎漢儒用春
秋甚于法吏如躬父子所言雖未及臯陶周公視董

仲舒公孫弘賢矣明帝以人主之尊而疑人為故遂以察一成名此孟子所以慎擇術也

酬如幻人之奏二俱無用名寔隳損未知安所戾止李法机史官紀事不寔後世尋功計德必不明法信然則為史者未常不接而所接建武永平事蓋未可憑也若是而詩書之傳亦何可遽信當以其心平而理明耳

王符潜天論其受日篇言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舒長者非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滅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

此語誠然夫上有明闇之殊而下有勞逸之異甚者生死存亡係焉余在金陵每聞民間語謂待辨于庭者歸可及朝飯蓋上下紛紜務為昏情自煩若而不知日月之失未常不安之以為當然也何暇及禮義乎化本治字唐人避諱改之耳

仲長統二詩放棄規檢以適己情視漢末拘士曲儒以夫瑣一自縛者有異矣然而建安黃初之体出曹氏父子為之倡文士相与效之而韋孟張衡之作蕩為灰塵不可復求也

統言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

馬今反為薄屋者為蒿藿食者為清又曰善士富者
少而貧者多又言賈誼開自裁之端遂以成俗是所
謂右手刎其喉人主所以處士大夫與士大夫所以
自處不同統之言施之人主可也賈誼仲舒之言施
之士大夫可也子思曰敬大臣則不眩眩群臣則士
之施報禮重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
重祿所以勸仕也然則董仲舒之薄仲長統之放當
考而不當法也

崔實政論絕無義漢人以為能言莫曉其故大意不
過病季世寬弛欲以威刑肅之不知亂亡之證元在
此正坐易置之耳蓋威刑未嘗不加于君子寬弛未
常不行于小人是時李固杜喬已死梁冀主新更無
救法寔立此論欲以何施天下本無治世亦無壞俗
寔謂孝文重刑非輕刑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是何
等見識又謂刑罰者亂世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梁
肉不知亂世何常有不可食梁肉之理寔以此論誤
當時其禍猶小遂誤後世其禍大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五

習學記言序目卷第二十五



卷之四